

# 诗歌翻译：为诗意之流动搭一座桥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这句话道出了诗歌翻译的困难之处。但即便如此，仍有许许多多的诗人、翻译家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到诗歌翻译的实践之中，为读者提供了一首首精彩的译作。6月20日，以“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为主题的鲁迅文学院学术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以及十多位诗人、翻译家、评论家与会研讨，大家围绕诗歌翻译的价值、诗歌翻译的可能性，以及译作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

吉狄马加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也不断借鉴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诗作。我们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一直进行着，这些翻译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我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新诗百年史，诗歌翻译的作用不可忽视，诗歌翻译家的贡献需要强调。通过诗歌翻译，我们深入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文化精神，抵达不同民族人民的心灵，并借此不断刷新了我们的诗歌观念和语言。在当下，中外文学交流越来越广泛、密切，诗歌翻译越来越系统、全面，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希望翻译家们能够静下心来，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文本呈现的诗意性。

“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这是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诗作《我冻得直哆嗦》中的句子。翻译家树才谈到诗歌翻译的发生机制时说，读到优秀的诗歌作品，就如看到舞蹈着的黄金，反射出一道光芒，于是就想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将它歌唱出来。不过这时候歌唱的主体变了，从诗人变为译者，语言当然也变了。在

这个过程中，原文会像幽灵一样跟随者，但译者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译者试图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搭一座桥，让语言之河流淌的时候保持活力，使得翻译出来的作品保持黄金的品质。

翻译讲究信、达、雅，但对于诗歌翻译来说，这一点尤其难以做到。翻译家董强谈到，诗歌作品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同的译者可能读出不同的感受，想要真正做到“信”就非常困难。因此，一个译者并非什么样的诗作都能翻译，就像钢琴家一样，他并非所有的曲子都可以弹好，应该尽量选择那些与自己气息相通的诗人的作品。在翻译的时候，要抓住一个诗人最核心的东西，思考其作品的真正伟大之处何在，特别是作品的风格、情绪等等。要把这份核心价值尽量自然、准确地传达出来，避免以自己主观的、诗意化的想象去加强给译作。

谈到诗歌翻译的选择性，《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说，作为一个编辑和读者，他觉得有两类作品可能比较好翻译，翻译出来的作品也相对容易引起共鸣。一类是那些具有现场感、画面感、图像感的作品，比如米沃什《礼物》中的“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读者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对应的画面；另一类是那些表达普遍理念和意义的作品，比如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写出了很多人的普遍感受。而那些涉及较为浓厚的民族文化、神秘经验的作品，就相对比较难被外国读者所接受。

在诗歌翻译中，译者时刻都得注意翻译的准确性与艺术性的平衡。评论家张清华谈到，好的汉语译作具有植根于汉语的属性，就像是从这个语言的内部生成的一样，它同时植根于人的心灵，植根于人的无意识，

表达出一份自然而然的妙处。葛雷翻译的兰波诗作《奥菲利亚》、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诗作《镜子》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们几乎没有翻译的痕迹，经得起认真的推敲。诗人欧阳江河认为，诗歌翻译不是词与词之间的机械转换，也不是简单地寻找词与物之间的对应性，它涉及诗歌发声方式、生命体验、审美文化、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要保持一种审美判断力。

每个译者都想翻出优秀的译作，但每一次译诗都像是一场冒险，结果难料。翻译家汪剑钊说，译诗和恋爱的相仿佛，在于都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苦苦寻找，最终只有真诚的相爱者才有机会携手进入婚姻的殿堂，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在整个过程中，有快乐，也有痛苦，结果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教训。作为一个译者，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高语言水平，增加知识贮备，提升整体修养。

译作的涌现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人们讨论得较为频繁的就是“欧化”、“翻译体”的问题。评论家张桃洲认为，“欧化”现象一直以来被很多人以一种负面的口吻进行指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新诗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很多诗人从译作中借鉴了新的句法、文法。他们通过对译作的不断阅读，逼出了汉语诗歌写作的新火花。评论家霍俊明说，很多诗人既翻译又写作，但还是需要注意两者之间的界限。就像诗人张枣一样，他翻译了史蒂文斯的诗作，但在写作中，他时刻提醒自己要去除史蒂文斯作品带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寻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

此次学术论坛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主持。敬文东、蒋一谈、郭艳、安琪、赵四等诗人、评论家，以及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也参加了论坛。



6月19日至26日，“人民形象 中国精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系列展览的一部分，展览集中了中国艺术研究院120余位艺术家的作品，展品涵盖绘画、雕塑、书法、篆刻、摄影、陶瓷等多种艺术门类，彰显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诸多艺术创作领域的突出实力。艺术家们持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表现时代，以优秀的艺术作品参与到我们时代精神的塑造中。

图为龙力游的作品《格格的富贵锁》。

## 专家研讨柔刚诗歌奖获奖作品

本报讯 6月18日至19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和柔刚诗歌奖组委会联合主办的“第24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获奖诗人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诗人灰娃获得本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诗人年微漾获得主奖，诗人唐放获得校园奖。

在作品研讨会上，王彬彬、郭枫、蓝蓝、潘维、周瓛、黄梵、庞培、傅元峰、何同彬等诗人、评论家围绕三位获奖者的诗作展开讨论。大家谈到，灰娃从1972年开始诗歌写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写出了具有灵魂深度和精神臂力的诗作。如今，她年近九

旬，仍然笔耕不辍，以精神独立而不流时俗的写作方式来追问自我、体悟时代。年微漾的作品把故乡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杂糅式抒写，在一种纵横捭阖、富有音乐性的语言中写出个体的感伤、故乡的阵痛和时代的巨变。唐放的诗作呈现出辽阔的历史视野，又具有丰富的现实感，诗人以节制的抒情语调 and 卓越的隐喻来勾连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社会。与会者还提出，作为年轻的写作者，年微漾、唐放要不断拓宽自己的写作视野，去除写作上的一些惯性，写出更多优秀的诗作。

解读文学中国  
博览艺术新和  
活跃理论争鸣  
传承华夏文脉

欢迎读者扫描二维码关注  
《文艺报》微信服务号、订阅号

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大家纷纷表示，重读先烈诗章，更加真切感受到革命先烈面对困难和逆境不消沉、不动摇的政治灵魂，感受到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全部精力乃至生命的政治本色，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敬仰之情更加强烈。大家一致认为，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应该常常看、常常思、常常反求己身，从这些先烈诗章中汲取养分、增添力量，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

会议认为，《重读先烈诗章》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最鲜活、最生动的教材。要把重读先烈诗章作为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党的光辉历史，感悟党的奋斗历程，进一步弘扬红色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纪念活动激发的精气神转化为决胜全面小康的强大动力。

本报讯(记者 明江) 在柳青诞辰100周年之际，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和弘扬柳青创作精神，6月23日，西安市举行了“柳青纪念馆”开馆仪式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键，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梁海春等参加活动并为纪念馆揭牌。中国文联、中国现代文学馆分别发来贺信。

开馆仪式上，柳青的女儿刘梅凤向柳青纪念馆捐赠了柳青生前使用过的一些物品，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柳青纪念馆签署了共建协议。仪式结束后，文艺界代表、柳青家属和市民群众参观了柳青纪念馆。

柳青是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家典范，在长安县扎根14年，创作出《创业史》等优秀作品。为了纪念、宣传、学习柳青，西安市先后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拍摄了专题片，并修建了柳青纪念馆，宣传柳青的事迹，供人们参观学习。柳青纪念馆由“柳青年表”、“柳青在长安”、“柳青故事”等16个板块组成，配备了电子显示器等现代化设备，全面介绍柳青的生平及创作历程，凸显了他“在人民中生根”的创作道路。

## “截句诗丛”展现短诗之美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18日，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出版的“截句诗丛”第一辑首发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以及张清华等评论家、丛书部分作者同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

截句是一种源自古典又有现代诗歌精神的诗歌文体，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它融合了截拳道大师李小龙“简洁、直接、非传统性”的美学观念，强调诗意的瞬间生发，没有诗歌题目，且在四行之内完成。“截句诗丛”第一辑由蒋一谈担任主编，收录了四川、欧阳江河、于坚、邱华栋、柏桦、臧棣、树才、桑克、俞心樵、伊沙、朵渔、沈浩波、蒋一谈、周瑟瑟、霍俊明、杨庆祥、戴潍娜、严彬、李杜等19位诗人的截句集。与会者表示，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发展历程，“截句诗丛”的推出不仅能使读者重新认识短诗的美学价值，为诗人提供一个审视诗歌创作的契机，也能让诗歌爱好者和写作者了解并逐渐熟悉截句这一新的诗歌文体和写作方式。

据介绍，2015年11月，蒋一谈出版了诗集《截句》，提出截句文体及其写作理念，引起诗坛关注。今年年初，黄山书社决定出版“截句诗丛”，并得到众多诗人的支持和参与。蒋一谈表示，截句创作要体现现代诗歌精神。从出版和编辑层面来说，截句是截取、打捞和唤醒；从诗歌创作角度而言，截句写作是诗意的一次性完成，是不瞻前不顾后的词语舍身。

## 第六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七月拉开帷幕

本报讯(记者 徐健)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委、区政府和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8日至8月25日在北京等地举办。

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 塑造未来——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历时49天，涵盖优秀剧目展演、儿童戏剧交流以及戏剧嘉年华等活动，汇聚中国、美国、罗马尼亚、立陶宛、日本、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25家儿童戏剧团体，共有46部优秀剧目参演，演出215场，并在济南、成都、宁波设立分会场。

本届戏剧节将首设观众评审团通过网络选出观众最喜爱的剧目，并且所有演出剧目均标注其适合于哪一年龄段的儿童，为他们做最佳推荐。同时，还将首次设立中日韩亚洲儿童戏剧板块，届时中国儿艺的《小飞侠彼得·潘》《罐头小人》《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卖火柴的小女孩》《西游记》(第一部)、台北如果儿童剧团的《轻轻公主》、日本株式会社笑猫公司的《Scrap—废铜烂铁》、韩国越山剧团的《勇敢的朴爷爷》等将集中展示。

值得关注的是，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美国蒙大拿州米苏拉儿童剧院在2016年下半年互派艺术团的项目被列入了成果清单。此合作项目内容之一是，7月初，中国儿艺将邀请来自米苏拉的青少年学生用中文演绎儿童剧“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该剧目是第六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假日经典小剧场第一部演出剧目。

## 文学『走出去』的新可能

□李朝全

作家曹文轩获得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意义非常深远。从2006年起，中国作协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想方设法将中国优秀作家作品向国际上推介，希望从中能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奖等国际大奖的作家，帮助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莫言、贾平凹、麦家、迟子建等一批作家被挑选出来，数十部当代长篇小说进入翻译家的视野，向国外进行翻译、推荐。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莫言获诺贝尔奖，刘慈欣获雨果奖，曹文轩获安徒生奖，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取得的实绩。

曹文轩的获奖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他的获奖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融入世界的重要例证。从莫言、刘慈欣到曹文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是非常坚实的。仔细分析其“走出去”的过程，我们会获得重要的启示。

文学“走出去”，就是要选好具有世界面向性的作家作品，通过多渠道抱团“走出去”，形成合力，推动中国文学成功进入世界文坛，赢取世界性声誉。在曹文轩作品“走出去”过程中，政府对于作品翻译的资助扶持政策，寻找作品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国际性合作，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出版商以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出版家、评论家、作家的鼎力推介……中国儿童文学界和出版界在推动中国作家作品走进安徒生奖评奖视野方面孜孜以求、兢兢业业，经过十几年艰苦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因此，曹文轩的获奖绝不是偶然的概率性事件，他“走出去”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是可以总结和借鉴的。莫言2012年的获奖，亦是多方合力助推的必然结果，特别是优秀译者的选择、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外作家不间断的交流、国外知名媒体的报道评论等，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然，这一切以作家写有优秀的作品为前提。

曹文轩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世界面向性，可以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所阅读和接受，这是曹文轩获奖的基础和前提。他的作品之所以适合推荐给孩子阅读，是因为其最重要的艺术品质是雅正，包含对正向的、正面的、正能量价值的不懈追求，以及清正、正直、正派、正道的质地。曹文轩始终秉持着一贯的艺术追求，正如他的一部散文集的书名《追随永恒》，这是他坚定的艺术理念。他要写出那些具备永恒价值、经典性意义的内容和主题，因此才会更多地关注爱和美，一以贯之地追求真善美，忠实于现实生活，更多地用儿童的视角描写儿童的世界，赋予作品向上的力量，为儿童成长打好精神底子。这是他几乎所有作品都在追求的审美特质。

曹文轩注重追求雅趣、韵味、唯美、清正、和谐等中华传统美学精神，追求人物、故事与诗意的交融。他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他的审美追求，也很好地表现了他的人生哲学。曹文轩所有的作品都是在阐释自己或试图将自己的生活哲学揭示出来，让读者从中感受思想的魅力，吸取精神的滋养，具备很强的世界面向性，会受到国内外读者与受众的欢迎和喜爱。

